

著 泰 斯 爾 托
譯 敬 方

死之奇里伊·凡伊

科學出版社

第一章

在法院的大廈裏，當米埃爾文斯基案件傳審的時候，會審人員與檢查官①都聚會在伊凡·葉哥羅維奇·謝柏克的私室裏，談話轉到著名的克拉蘇夫斯基案件。費奧多·瓦西里葉維奇談得興奮，竟指明人們的無辜；伊凡·葉哥羅維奇擁護他的意見；但是早先沒有參加討論的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就在此刻也沒有發言，而正在看剛才給他的報。②

「先生們！」他說，「伊凡·伊里奇死了！」

① Прокурор (俄語)

② Рыedomoци (俄語)

「會是眞的嗎？」

「這裏！你自己瞧吧！」他對費奧多·瓦西里萊維奇說，把還有新味的報紙遞給了他。

粗的黑線框着這些印的字：

普拉斯哥維亞·菲奧多羅芙娜·哥羅文娜忍痛訃告親友愛夫伊凡·伊里奇。哥羅文控訴院法官慟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十六日。謹訂于禮拜五下午一時設奠出殯。

伊凡·伊里奇是聚會在那裏的先生們的同僚，並且大家都歡喜他。他病了幾個禮拜，聽說他的症候是無法醫治的。他的職位仍替他留着；但是已經決定他若死了，就派亞歷克賽葉夫接他的下手，而文里哥夫或者計塔柏爾就遞補亞歷克賽葉

夫的缺。因此，一聽着伊凡。伊里奇的死，聚會在那屋子裏的每個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這一死在法官與他們的熟人當中曾引起的變化與陸邊。

『現在，真的，我會得到許塔和爾或者文里哥夫的位置，』是費奧多。瓦西里葉維奇的想法。『那早已說好給我的；這次提升就是等于加錢在我的八百盧布的薪水裏，除了津貼而外。』

『我一定要立刻替我內弟申請從卡魯加調來，』彼奧特。伊凡諾維奇想。『我的妻子會高興，那嗎，她也不會說我沒有替她的親戚幫過什麼忙了。』

『我倒想到他計不會再起來了，』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大聲說。『太糟糕。』

『但是他究竟是怎樣的呢？』

『醫生不能斷定。那就是說，他們斷定了病症，但是各有各的說法。當我上次看見他的時候，在我看來好像他好了一點。』

『我可自從聖誕節假日以來就沒有見過他了。我老想去。』

「他有什麼財產嗎？」

「他的妻子有一點，我想。但只是很少。」

「噢，我們一定要去看看她。他們住得太遠了。」

「那是，對於你。一切都與你隔得遠呵。」

「現在，瞧吧！他不會寬恕我，因為我住在河那邊，」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帶着微笑對謝柏克說。

於是他們談到城市的遙遠，直到休息時間過去了。

劈開這個人的死所招致的關於法院因而會發生的更動與可能的變化的問題，就是一個熟朋友的死這事實往往在所有聽見消息的人的心裏引起一種快感「是他死了，而并非我。」

每個人都對他自己說，或者覺得：

「呃，他死了，我沒有。」

伊凡·伊里奇親密的知交所謂的朋友，自然而然地有這些想頭，也覺得現在他們應該循習俗的喪禮去送葬，并且弔唁孀婦。

費奧多·瓦西里葉維奇與彼奧特·伊凡諾維奇比旁人對他更親密。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是他法科學校的窗友，并且覺得對伊凡·伊里奇有番情

誼

午飯時告訴他妻子伊凡·伊里奇死的消息以及他對於他內弟可能調到他們這裏來的揣測，彼奧特·伊凡諾維奇，並沒有停下來休息，穿上常禮服，便坐車到伊凡·伊里奇家裏去了。

在伊凡·伊里奇的住宅門口停着一輛馬車與兩輛四輪單馬車^①。在樓梯腳，在走廊裏，挨近衣帽架，靠在牆上，是帶着滿涵淨樟腦粉的纓絡與飾帶的鑲錦的棺蓋。兩個穿黑衣的女人正在脫他們的皮上衣。有一個他知是伊凡，伊里奇的姐

^① izv-shchik (俄語)

姐；另一個他不知道。彼奧特的詞僚許瓦茲正好在下樓；因為他認識這新來者，他止步在樓梯上面，向他雲霧眼，猶如說：

『伊凡。伊里奇是一個差勁的事務家；你與我還知道一兩件事情。』

許瓦茲蓄英國式頰鬚的面孔與他常禮服下瘦削的身材總帶着一種優雅的莊嚴；這種與他諧趣的天性相反的莊嚴在這裏有一種奇特的尖酸，彼奧特·伊凡諾維奇這樣想。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讓女人居首，慢慢跟着他們上樓。許瓦茲毫沒有動，而站在梯頂上等着。彼奧特·伊凡諾維奇懂得他的用意；無疑地他要約他那晚上打紙牌。女人們上樓到婦婦屋裏去了；許瓦茲有着正經地緊縮着而又不動的嘴唇與狡黠的眼睛，用眉毛一動向彼奧特·伊凡諾維奇指示死人所在的右邊的屋子。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逃去了，身臨那樣的情景，不知怎樣做好，他覺得躊躇。但是他知道在那樣的情形當中畫十字絕不會失當。至于他是不是應該行禮，他

可不十分決定；因而他便採取一個折衷辦法。在他走進屋子的時候，他就畫十字，同時幾乎看不見地微微偏着。就他的頭和手的動作所允許，他觀察那屋裏的景況。兩個年青人，顯然是他的侄兒，——一個是體育學校的學生，——正離開這屋子，畫了十字。一個老婦站着不動；一個眉毛特別彎的女人在對她低聲地說着什麼。一個穿法衣的外貌嚴篤，精力健旺的聖器監守人在大聲唸着什麼，帶着一種不讓人打擾的神情。充當僕役的農人吉拉西姆正在把什麼東西洒在地板上，慢慢走過彼奧特·伊凡諾維奇。他看見這個的時候，立刻就嗅出微微的腐味。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上次去會伊凡·伊里奇的時候在圖書館看見過這個農人。他正在做看護的職務，伊凡·伊里奇極歡喜他。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連畫着十字，端端正正地向屍體，聖器監守人以及屋角桌上放着的聖像鞠躬。於是，在他看來他已經用手繼續畫了太久的十字的時候，他突然停住了，便凝視着死者。

死者照例躺在棺材的罩布裏，一個全然木呆的的軍物，沒有一點知覺，四肢僵硬，頭永遠擱在枕頭上；像所有的遺體一樣露出黃臘似的眉毛，陷凹的顛顛上的斑點，以及幾乎垂壓着上脣的突出的鼻子。

他變得很多，比彼奧特。伊凡諾維奇上次看見他的時候憔悴多了。但是，像所有的死者似的，他的面孔比他活着的時候更加美麗，尤其更加尊嚴。在他的臉上，有一種顯示出什麼必須要做的，已經做了，而且正當地做了的表情。此外，在他的表情裏，對於活着的人有一種咎責或者警惕。這警惕在彼奧特。伊凡諾維奇看來好像不高明，或者至少對他沒有用的。那裏面含有什麼令人不快的東西；因此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又連忙畫了十字，在他看來，太忙得不合禮貌，轉身向門口走去。

許瓦茲正在隔壁等着他，兩條腿跨開站着，兩隻手在背後旋轉他「圓柱形」帽。彼奧特。伊凡諾維奇乍一看見許瓦茲快活，整潔，高雅的儀表就高興了。他

知道許瓦森滿不在乎這些事情，不為這些煩人的印象所擾。他的神色只是說：

伊凡·伊里奇的喪事不能作為充分的理由突然打斷定規的開會；即是說，沒有什麼會妨礙我們就這晚上打紙牌，在僕人放下四支新蠟燭的時候；大概沒有什麼必要預先想到這種事情跟任何旁的事情能够不讓我們今晚玩一下。

他竟至在會着彼奧特。伊凡諾維奇的時候把這個低聲地對他說了，並且提議他們在費奧多·瓦西里葉維奇家裏碰頭賭一場。但是，顯然那晚打牌不是彼奧特。伊凡諾維奇的運氣。

普拉斯哥維亞·菲奧多羅芙娜，一個矮婦人，任她怎樣想法更瘦，而還是肥胖，——因為她的身體從肩部以下總越來越寬大了，——完全穿着黑的，頭上紮着飾帶，眉毛也跟那站在棺材旁邊的婦人的一樣非常彎，從她屋子裏同旁的女人一起出來；當她引他們走過死人房屋的門時，她說：

『彌撒馬上就要舉行了。請進來。』

許瓦茲隨便稍微點頭，站着不動，顯然沒有決定接受或者拒絕這個邀請。普拉斯哥維亞·菲奧多羅芙娜一看見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就歎氣，走到他近邊，握着他的手，說：

『我知道你是伊凡·伊里奇的真心朋友。』她的眼睛盯着他，等着回答她的話的動作。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知道那個，恰如在別的情形中他應該畫十字，所以在這裏他一定要緊握她的手，歎息，並且說，『呵，可不。』他這樣做了。這樣做後他覺得那祈求的目的達到了，——他受了感動她也受了感動。

『來吧，』孀婦說：『在那開始以前，我一定要同你談談。把你的手臂給我吧。』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把他的手臂伸給了她；他們走到裏面屋裏去，經過許瓦茲身邊，他憐憫地向彼奧特·伊凡諾維奇望着眼。

他有趣的視線說：

『你的溫特●完了；但是不要緊，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另外的牌角。你完了的時候我們就加入。』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更加沉痛地歎息了，普拉斯哥維亞·菲多羅芙娜感謝地緊握着他的手臂。

當他們走進她掛着玫瑰色印花棉布垂帷，燈光暗淡地照着的客廳時，他們在桌旁坐下，——她在長椅上，而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在一低褥榻上，褥榻的彈簧壞了，在他的重量下不平地讓開。

普拉斯哥維亞·菲奧多羅芙娜想暗示要他另換一把椅子；但在她的地位看來那樣的暗示好像是失當的，她也就不罷。當他坐在褥榻上，彼奧特·伊凡諾維奇記起在伊凡·伊里奇在裝飾那客廳的時候他怎樣問過他關於帶綠葉的玫瑰色棉布

●Vint (俄語)，一種牌戲。

的意見。

當孀婦走過桌旁到長椅前去的時候，——整個屋子擺滿了裝飾品與傢具，——她黑披肩上的黑飾帶掛着了木器。彼奧特·伊凡諾維奇站起來想要去解開，褥榻一鬆開，就彈動起來而且推撞着他。孀婦她自己正在忙着解脫她的飾帶；他又坐下了，把在他下面亂翹起的褥榻弄平。但是孀婦還是弄不掉，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又站了起來；褥榻又蹦着，甚至軋軋地響。

當這全弄好的時候，她取出一塊印花布手絹，就哭了起來。飾帶掛着的插曲以及褥榻的拗勁使得彼奧特·伊凡諾維奇打一個寒顫，他皺了眉頭坐着。這種窘况爲伊凡·伊里奇的僕役長蘇哥羅夫岔開了，他來報告普拉斯哥維亞·普奧多羅芙娜所選擇的墓園裏那塊地要索價兩百盧布。她不哭了，并且帶着殉道者的神情望着彼奧特·伊凡諾維奇，用法語說那對她很着難。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做了一個沉默的手勢，表示他確信那是办不了的。

「請抽煙吧！」她用一種同時露出大度與沮喪的聲調說。於是她便同蘇哥羅夫商量那塊地的價錢。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開始抽煙的時候，旁聽着她很詳細地詢及各種地價，最後決定了一塊合於她購買的。然後，她又吩咐他去請歌詠的人。蘇哥羅夫退出了。

「什麼事都是我自己管，」她對彼奧特·伊凡諾維奇說，把放在桌上的像冊推到一邊，然後，注意到煙灰快要掉到桌上，趕快把一個灰碟遞給他，繼續着說：

「說悲傷得使我不管事務在我會是假的。相反地，雖然那不能安慰我，可是那也可以從痛苦裏分開我的心。」

她又取出她的手絹，好像要準備哭；忽然，竭力忍住，她打起精神，開始鎮靜地說：

『無論怎樣，我同你有點事情要談談。』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點點頭，不讓褥榻的彈簧蹦起來碰着他，因為剛才彈簧還在他下面出了毛病。

『最近幾天來，他痛苦得厲害。』

『他很痛苦嗎？』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問。

『呵！厲害得很呀！他死前幾點鐘不住地尖聲叫。三天三夜所有的時候都叫。那簡直受不了。我不明白我是怎樣受住的。隔三道門你就能夠聽到呵！哎喲！我怎樣受過了呀！』

『他還清醒嗎？』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問。

『是的，』她低聲說，『直到臨終的時候。在他死前一刻他向我們訣別，甚至於要我們把伏羅狄亞帶出去。』

想到他那樣深契的，最初是一個快活的孩子與學生，後來成年又是他的同儕

的人的痛苦，突然使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充滿了恐怖，不管對這位婦人與他自己的虛偽所生的不快之感。他又看見那個前額捏在嘴唇上的鼻子，他替他自己覺得

驚恐。

「極痛楚的三天三夜與死亡呵！也許這也會馬上在任何時候對我發生吧，」他自言自語着。他驚惶了片刻。但是頓時雖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樣，那常有的想法卻來寬了他的心，這對伊凡·伊里奇發生，而不是對他，因此這樣的事不會對他發生，並且也不可能；這樣想着，他墜入一種憂鬱的心情裏，那是幹的一回傻事，如像許瓦茲臉上所表明的。

在這些沉思中，彼奧特·伊凡諾維奇變得平靜，開始有興趣地探問伊凡·伊里奇的詳情，好像死特別只對於伊凡·伊里奇是件不幸的事，與他自己完全隔得很遠。

在多少談了一陣，伊凡·伊里奇所受的真正厲害的痛苦的情形之後，——彼

奧特·伊凡諾維奇聽着這些情形，僅僅因為普拉斯哥維亞·菲奧多羅芙娜的神經被她丈夫的痛苦所影響，—— 嬌婦，顯然感到那是該談這話的時候了。

「呵！彼奧特·伊凡諾維奇！多痛苦呀！痛苦得多厲害呀！痛苦得多厲害呀！」眼淚又開始流了下來。

彼奧特·伊凡諾維奇歎息着，等着，直到她醒了鼻涕。當她醒了鼻涕的時候，他說：

「相信我……」

她的話又說開了，她表明會見他的主要目的是什麼，這是關於她如何使她丈夫的死替她從財政部得到一筆撫卹。

她假裝向彼奧特·伊凡諾維奇請教撫卹的事，然而他清清楚楚看出她已經熟悉由於喪亡而從財政部儘可能多弄點來的錢詳細手續，甚至連那些他自己還不知道。但他要明白的卻是要得更多的錢是否可能。